



Don DeLillo
Cosmopolis

大都会

[美] 唐·德里罗 著

韩忠华 译



YZLI0890126745

人民文学出版社



Don DeLillo
Cosmopolis



YZLI0890126746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10-8075 号

Don DeLillo

Cosmopolis

Copyright © Don DeLillo 2003

Copyright licensed by Wallace Literary Agency, Inc.
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1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都会/(美)德里罗著;韩忠华译.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ISBN 978-7-02-008178-3

I. ①大… II. ①德… ②王… ③韩… III. ①长篇小
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64982 号

责任编辑:姚翠丽

特约策划:尹晓冬 邱小群

封面设计:丁威静

大都会

[美] 唐·德里罗 著

韩忠华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装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23 千字 开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张 6.25 插页 2

2011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02-008178-3

定价 22.00 元

献给保罗·奥斯特

老鼠变成了货币单位^①

——兹比格涅夫·赫伯特

^① 该句是乌克兰诗人兹比格涅夫·赫伯特(1924—1998)所写的诗歌《来自被围困城市的报告》中的一句。在这座围城里,粮尽物绝,老鼠不但成了宝贵的食品,而且变成了货币单位。

二〇〇〇年

四月的一天

第一部

第一章

现在他失眠的次数比以前多了，一周不止一两次，而是四五次。失眠时他做些什么呢？他没有外出漫步直到天明。他也没有密友可以打电话去聊天。有什么可聊的呢？这是一个沉默的问题，并不是言语能解决的。

他试图借助读书入眠，结果却越来越睡不着了。他阅读科学文章和诗歌。他喜欢白纸上那些排列精美的诗句，一行行字母烙入纸背。诗歌使他意识到自己的呼吸。诗歌让他有时间来想那些他通常没有注意的事情。这就是诗歌的美妙之处，至少对他来说是美妙的；他住在三层楼房顶上的旋转屋里，漫长的几周来，他独自在深夜听着自己一声接着一声的呼吸。

有一天夜里，他在他的沉思室内尝试着以站立的方式来睡觉，但他没有这种功夫，也没有修炼到这个水平。他与睡眠擦肩而过，进入了一种平衡状态；在无月的黑夜里，每种力量都被另一种力量制衡。这是最简单的缓解方式，是个性躁动中短暂的休息。

没有解决问题的办法。他用过镇静药和催眠药,但药物使他产生了依赖性,使他深深地陷入了用药的旋涡之中。他的每个举动都是自寻烦恼和虚伪的。苍白之极的思绪带来了焦虑的阴影。他怎么办?他没有去咨询坐在高背皮靠椅里的心理分析师。他读完了弗洛伊德的作品,接着读爱因斯坦的著作。他当晚读的是英德双语的狭义相对论,但最终还是把书放到了一边,安安静静地躺下,试图用他的意志力说出一个简单的词来关灯。他身边空无一物,只有头脑中的嘈杂之音和时间概念。

当他死去的时候,他的生命不会终止。这个世界将会终止。

他站在窗边,观看新的一天慢慢破晓。视线掠过桥梁、峡口、海湾,穿过一个个城区和空净的郊区,一直延伸到天地相接处那个只能叫做深远的地方。他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夜色仍然笼罩在河面上。现在是半夜,灰蒙蒙的烟雾在远处河堤的大烟囱上摇曳。他想象着妓女们此刻已经从灯光照耀下的角落里匆匆出来,摇晃着她们的鸭屁股;其他一些古老的行业开门迎客,满载农产品的卡车从市场开出,运送报刊的卡车从码头出来。送面包的小货车正在市内穿行,一些零散的轿车离开喧嚣的地方穿梭在大街上,扬声器中传来低沉的声音。

最华美的景色就是喷薄而出的太阳照耀着横跨在河上的桥梁。

他注视千百只海鸥追逐着顺流而下摇摆着的驳船。这些海鸥有一颗又大又强壮的心。他知道它们的心和它们的身体不成比

例。他曾经对此很感兴趣,并且已经掌握了鸟类解剖学的详情细节。鸟类的骨头是空的。他只用了半个下午就掌握了这些深奥的知识。

他不知道他要干什么。现在他知道了。他要去理个发。

他又站了一会儿,注视着一只海鸥飞起来,在空中盘旋。他一边欣赏海鸥,一边琢磨它、设法了解它,感受它那颗捕食之心的强烈跳动。

他穿着西装,系着领带。西装遮掩了他那发育过头的凸胸。他喜欢在夜间锻炼,拉沉重的金属滑橇,躺在长凳上一遍又一遍地举杠铃,以驱走白天的喧嚣和压力感。

他穿过拥有四十八个房间的公寓。当他感到犹豫和沮丧的时候,他就这么做,大步走过游泳池、纸牌室、健身房、鲨鱼缸和影视厅。他在狗圈旁停下,对着他的狗说话。接着,他来到附属区,在这里可以追踪货币行情和查看研究报告。

日元在一夜间出乎意料地涨了起来。

他又走回到住处。此时他缓慢前行,在每个房间里都逗留片刻,品味里面的一切,仔细地瞧着,对每一丝光线都投入点点精力。

墙上挂着的艺术作品主要是彩色几何图案的大幅油画。它们占据了每个房间;在开有天窗的正厅墙上有一幅白色的画卷,画着潺潺流淌的泉水,带给人一种虔诚的沉寂。正厅拥有充满紧张和疑惑的塔形空间,这个空间需要虔诚的安静以便人们去观瞻和感受;这令他想起了清真寺里人们轻柔的脚步声和圆顶上野鸽子咕

咕的叫声。

他喜欢客人们不懂如何欣赏的那些画作。对于许多人来说，那些用刀刻出来的蛋清色版画都是不可知的。与新作相比，旧作更危险。新的东西不会有危险。

他乘电梯到铺着大理石的大厅，电梯里播放着萨蒂^①的音乐。他的前列腺不对称。他走出去，穿过大道，转过身面对自己住的大楼。他觉得他的大楼与自己紧密相连。这幢大楼外墙镶着普通的古铜色玻璃，有八十九层；八十九是个吉利的质数。人和摩天大厦共享着一个边缘或者说是边界。这幢大楼高九百英尺，是世界上最高的住宅楼。它的外形是普通的长方形，它唯一的特点就是它的规格。它是平凡的，而时间证明这种平凡本身就是一种无情。他就是因为这个才喜欢这幢大楼。他时常感到小心翼翼、昏昏欲睡、虚虚幻幻。当他有这种感觉时，他喜欢站着仰望此楼。

风掠过河面。他拿出掌中宝电脑，点击一个注解，查阅关于摩天大楼这一词不合时代的特性。近期的建筑没有一个能与这个词匹配。它属于古老的敬畏精神，属于在他出生之前很久就已经存在的、带有传奇性的箭形塔状建筑物。

这个掌中宝本身原有的文化已经快要消失了。他知道，他得把它扔掉。

这幢高楼给予他力量和深度。他知道他要去理发。但他又在

^① 萨蒂(1866—1925)：法国作曲家，超现实主义先驱，对现代音乐有很大影响。

喧嚣的街道上站了一会儿，研究这幢高楼的整体和规模。它外表的一个优点就是折射和映照着河水中的光亮，看起来像空旷天空中的潮汐，造成了一种特殊的交织与反射的氛围。他瞅了一下大楼的长度，感觉到自己和它连接在一起，与大楼共享着这种表面和环境，而环境从大楼两侧又与表面连接在一起。表面把里面和外面分开，并且不单单属于哪一面，而是它们共同拥有。以前在沐浴时他思考过表面的问题。

他戴上太阳镜，接着，转身穿过大道，朝一排排白色豪华轿车走去。一共有十辆轿车，五辆横排着停在高楼前面的第一道路路边，另外五辆车头朝西一字排在路的对面。这些车乍看起来都是一样的，只是有的轿车由于车主的特殊要求而比别的车加长了一英尺或两英尺。

司机们在人行道上一边聊天一边吸烟。他们都不戴帽子，身穿深色西装，都一样的兴奋，一样的活跃。当讨论到他们所关注的事情时，他们会两眼放光，吐掉雪茄并且一改他们那不讲究的站姿。

他们中的一些人操着很重的地方口音，其他人则说母语。他们在等待他们的乘客：投资银行家、土地开发商、风险投资家、软件企业家、全球卫星通讯巨头、贴现经纪人、爱管闲事的媒体主管，以及那些被战争和饥饿拖垮的国家的流亡元首。

街道对面的公园里有程式化的铁艺树和铜喷泉；喷泉下面散落的硬币闪烁着斑斓的光芒。一个身穿女人衣服的男人遛着七条

漂亮的狗。

他喜欢汽车彼此没有什么差别。他需要这样一辆车，因为他觉得这车是柏拉图式的复制品，车的规格无关紧要；与其说它是一件物品，还不如说是一种概念。但他明白，事实并非如此。这是他对别人说的话，他自己却从来不相信。他仅仅是刚才一刹那相信这话。他想要这车，因为它不仅超大，而且霸气十足，蔑视群车；此种变形的庞然大物岿然不动地凌驾在对它的每一个非议之上。

他的安保主管喜欢这种车，因为这车没有特征，不显眼。白色豪华轿车在这个城市里已经成为最不惹人瞩目的汽车了。此人现在正在人行道上等待。他叫托沃尔，一个没脖子的秃顶男人；他的脑袋好像是可以拿下来维修似的。

“去哪儿？”他问道。

“我要去理个发。”

“总统正在市内。”

“管他呢。我要去理发。我们要穿过市区。”

“你会遇到交通阻塞。据说堵车很严重。”

“我知道了。我们在说哪位总统？”

“美国总统。马上就会设路障，”他说。“所有的街道都会从地图上消失。”

“把我的车开过来，”他对这人吩咐道。

司机把车门打开，准备小跑绕过车尾到三十五英尺外驾驶室的车门去。在白色豪华车队的最后，平行对着日本会社的大门，停着另外一排汽车，都是高级豪华轿车，有黑色的、蓝色的；司机们正

在等待外交使团的成员、代表、领事和戴着太阳镜的随从。

托沃尔和司机坐在前排。这里安装着仪表盘电子屏，挡风玻璃的下面有夜视仪，它连着装在散热器格栅上的红外线摄像头。

希纳，小个子，娃娃脸，是他的技术主管，正坐在车内等着。他不再正眼看希纳，他已经有三年没有正眼看他了。即使你看的话，你也了解不到别的什么事情。你一眼就能看透他的脊髓。他穿着褪色的衬衫和牛仔裤，两手放在裤裆里坐着。

“那么我们了解到什么了？”

“我们的系统是安全的。我们无懈可击。没有出现流氓程序。”希纳说道。

“只是看起来是这样。”

“不，埃里克。我们进行了各项测试。没有人能让我们的系统超载或控制我们的网站。”

“这一切什么时候做的？”

“昨天。在总部做的。由我们的快速反应团队完成。在登录方面没有丝毫漏洞。我们的保险公司做了威胁分析。我们受到攻击时可以得到缓冲。”

“任何地方？”

“是的。”

“包括这辆汽车？”

“包括。绝对没错。”

“我的汽车？这辆汽车？”

“是的，埃里克。请。”

“你和我，我们从白手起家就在一起。我要你告诉我，你仍然有耐力做这项工作。一心一意。”

“这辆车。你的车。”

“不屈不挠的意志。因为我总能听说关于我们的传奇故事。我们都年轻睿智，都具有狼性。但是名誉却是一个很微妙的东西。一个词能让一个人名声大振，而一个音节又会让人身败名裂。我知道，我问错了人。”

“什么？”

“昨天夜里做完测试后把车放哪儿了？”

“我不知道。”

“夜晚这些豪华轿车都去哪儿了？”

希纳无望地思考着这个问题的深意。

“我知道我答非所问。我睡得不太好。我看书，喝白兰地。但是这些整天在喧闹的城市里跑来跑去的超长豪华轿车都怎么了？它们在哪儿过夜？”

轿车到达第二大道之前就遇到了堵车。他坐在后排安乐椅上看着那排可视设备。每个屏幕上都混杂着日期、流动的符号、高山形图表和跳动的数字。他每隔两秒钟就关注一下这些屏幕，丝毫不顾车前扬声器里传出的声音。车内有微波炉和心脏监测仪。他看了一下旋轴上的偷拍器，偷拍器正好对着他。他习惯坐在这个双手可以操控的空间里，但现在这已经结束了。这些设备都不需要用手操控。他可以口授指令让大多数系统启动，或者摆一下手

让某个屏幕一片空白。

一辆出租车从旁边挤了上来，司机按着喇叭。他这一按，许多司机都按响了喇叭。

脸朝后坐在酒柜附近折叠椅上的希纳动了一下身子。他正在用塑料吸管喝着新鲜的橙汁，塑料吸管伸出玻璃杯外的部分呈钝角状。在一口口吸饮料的空隙，他好像在向吸管内吹着什么。

埃里克问：“怎么了？”

希纳抬起头。

“你有时是否感到你并不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他说道。

“能告诉我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吗？”

希纳对着他的吸管说话，就好像它是一个机载发射器。

“一切都是乐观的，一切都是繁荣的，一切都是蒸蒸日上的。事情爆炸式地发展着。这个事和那个事同时发生。我伸出手，我感觉到了什么？我知道每隔十分钟就要分析成百上千的信息。模式、频率、索引、整个信息图。我喜爱信息。这是我们的最爱和生命之光。这真他妈的奇妙。我们在世上活着是有意义的。人们在我们所创造的荫底下吃饭睡觉。但同时我们又怎样呢？”

一阵长长的沉默。他最后看了看希纳。他向这个人都说了些什么？他并没有说一句尖锐和刻薄的话。事实上，他什么也没有说。

他们坐在车内，四周是一片刺耳的喇叭声。这些噪音里有某种东西，他并不希望它消失。那是一种固有痛楚的基调，一种哀歌，如此久远以至于听起来都很原始。他想到了双手长满毛发的